

誰的罪惡

洪 濟
筱 薇
著



or receipt (Art. 14 & 15 of Agreement).
form the Compar. in advance when
of charge of name.

小 水
用 戶
每 月

誰 的 罪 惡

著 薇 筱 · 馮 洪

大 衆 出 版 社 出 版

1939

誰 的 罪 惡

每冊實價三角

經
售
處

全
國
各
大
書
局

出
版
者

大
衆
出
版
社

著
者

洪
毅

洪
毅

版權所有 * 不准翻印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六月初版

誰的罪惡目錄

前奏	一
阿素之死	三
母女倆	三八
初犯	六一
在汽車裏	九〇
魂	一一六
寫在誰的罪惡後面	一二六

前奏

一九三七年的初春：我倆在漂泊中結了婚。

結婚這樁事，本來太尋常了，值不得什麼的；但是，從個人的生活上說來，卻不能不承認它嚴重的意義；何況我倆的結婚又在顛沛流離之際呢！

因此，我倆對於它總想留一些紀念的痕跡！

『誰的罪惡，』就此誕生於人間了！

*

*

*

*

這裏包括我倆的作品一共是五篇：阿素之死，母女倆，初犯，在汽車裏，魂。其中母女倆，在汽車裏，魂，三篇，是出於筱微的手筆，另外的二篇是洪濤的創作。

這幾篇東西，在外表是完全各自獨立的；然而，在它們的精神上，却有着連系的脈絡的：

它們一樣是人間罪惡的紀錄！

•

•

•

•

紀錄人間的罪惡，我倆做了一樣忠實的工作。

但，我倆不敢武斷地確定這是『誰的罪惡！』

對於這個問題的解答，還期待着大衆的判斷！

因此，我倆熱切地期望着許多看到這本小冊子的朋友不要和作者一樣地愚蠢，在看了之後，依舊懷着沒有解答的疑問：

——『誰的罪惡？！』

洪濤 一九三七落花時節於海上

阿素之死

洪·濤

夜，非常靜寂。

~~~~~  
出 亡  
~~~~~

在一間陳設簡陋的農家的住屋裏，土壁的右邊一張木床上睡着一個年青的姑娘；帳子外面點着的煤油燈放出淡綠的光亮，照着她憂鬱的臉龐，她合着眼睛沉思着：白日裏她曾經聽到的慘痛的情節。她的神經非常緊張，紛亂，再也不能安然睡去。

白日裏，她遇見一個三年前和她同學的朋友才見面，她就詫異她朋友的態度：她再不像從前那樣溫淑莊靜了，銳利的目光裏充滿着不平的忿怒，粗暴的舉止中流露出戰士的雄姿——真變了，現在，她再不是一個中國典型的女性了！然而，她終究了解她的朋友所以轉變的原因，當她聽了

她悲壯的敘述以後。

捏緊了拳頭，挺直了胸膛，她的朋友開始向她激昂地說：

『阿素！你以為現在的世界上有公道嗎？還有真理嗎？唉！什麼都沒有了，什麼都沒有了！有的，是弱肉強食的悲劇！』

『但是，』不等阿素開口，她又急促地說：『當我猛然提出了對於現世界的攻擊，也許會使你懷疑我的觀念太偏急了；其實不然，阿素，聽我告訴你一個可以證明我沒有謬誤的事實吧！』

下面，就是她告訴阿素的事實：

『我的故鄉，頻年淪陷在帝國主義的鐵蹄下，而又疊遭水旱的災患，居民因為逃避飢荒和災難，已經十室九空了；今年的時局比較平靜，天時也調順了些，於是，往年漂泊到他鄉去的居民才漸漸絡繹地歸來。迭經天災人禍僅僅保了生命的我故鄉的同胞，滿以為從此又可以安居樂業了，誰知他們的希望竟成了夢想！當他們回到故鄉的不久以後，又捲入了更不幸的漩渦！』

『當春天的時令一到，避難歸來的居民才把久荒的田地栽種好的時候，那仰着帝國主義的鼻息的官廳，就立即向他們徵收在逃難期間積欠下來的錢糧。唉！逃難歸來的老百姓原只帶了一

雙空手吃的，穿的，還無處着落，那來這現成的錢去完糧？！

『可是，一切農民的困苦那些帝國主義豪養着的走狗們是不管的，他們只知道怎樣可以多括着同胞的錢去接歡帝國主義，當有些膽大的農民向他們提出了無力繳納錢糧的理由時，他們就忍心加他們一個抗糧的罪名，把他們關在牢監裏去！唉，你看：真理在那裏？公道又在那裏？』

『但，這還算不得一回事，更慘酷的變故在後面哩！因為這成千成萬的被壓迫的農民們不甘服這樣無理的虐待，於是，普遍的抗糧運動爆發了。起初，鬥爭的進行異常順利，農民方面的團結非常堅強，帝國主義的走狗對於這突然的事變手足無措了，農民們的勝利真好像已有了把握；誰知事態的開展卻不像我們想像那般，走狗們竟又用出了更毒辣的手段。』

『鬭爭開始的一星期以後，大批帝國主義的軍隊開來了，在剿辦匪徒維持治安這個美名的掩飾下，他們把最銳利的武器向赤手空拳的農民們作實例的試驗了；他們爽快地屠殺着農民們，鮮血染紅了大地，死屍堆成了山邱，於是，他們才奏凱而回！』

聽了她朋友的敘述，阿素像親見了這個悲慘的一幕，她那止水一般的心靈被激動了過去，她對於現世界種種不平的現象，果然，也曾激起過忿恨的情緒，但，這僅僅是感情的衝動，一瞬間的感

觸吧；現在，可就不然了，她已有了澈底的認識和堅決的意識。

嚴重的問題盤旋在她的胸頭，她的神經極度緊張着，呼吸是這樣短促，睡神好像永遠離開她了，她轉側着，壁上的時鐘已敲了十二下。

她想起她父親常常告訴她的關於××國人的話來了：『中國人——尤其是中國的農人工人們都是畜生，不用鞭子打痛他，他不會知道好歹的！』或者：『好，拿大炮對準他們吧，他們只怕死！』這是什麼理由弱者該被欺侮，是真理嗎？是公道嗎？

但，不管合理與否，而帝國主義對於弱小民族的壓迫，是司空見慣不足為奇的事，這在他們倒是視為天經地義的呢！你看×國的首相在併吞殖民地的侵略戰爭中不是說出他冠冕堂皇的理由來嗎？——『我人爲輸入文明而戰，我人爲解放奴隸而戰！』輸入文明，解放奴隸，因而屠殺了成百千萬的野蠻人，那自然是天經地義的了！

想到這裏，她實在再不能忍受了。

不過，她也知道，只是無聊的激憤不能有裨於實際的；於是，她更計劃到怎樣去策動反帝的鬭爭，以達重建和平的世界的目的——現在，她覺得這完全是社會給予她的偉大的責任！

這樣，問題就嚴重了：第一，她就不得不擺脫家庭的牽制。擺脫家庭，這是使她覺得非常困難的：因為，她沒有兄弟，沒有姊妹，年邁的雙親所期望的，依靠的，只有她一個人，如果，她突然離開了他們，那麼，他們將怎樣痛苦呢？他們將怎樣生活呢？那是不堪設想了！

然，就為了一些家庭的問題，丟棄她偉大的責任，那在她已經覺悟的心上是個莫大的譴責，莫大的恥辱，她不能忍受這樣的譴責，她不甘默受這樣的恥辱！而且，她明白：即使她違背了內心的支配，真做着家庭的支柱，也未見得就夠有補於家庭，有益於父母。她不是一個無意識的孩子，當然，不能不選擇有意義的人生的途徑！

『莫遲疑吧，阿素，你應當不顧一切地向着你的前途邁進！』

當她最後決定她應走的道路以後，她不禁興奮地喊了起來。

於是，她急急地穿起衣服，收拾了些隨身必要的東西，輕輕地開門走出去。當她經過她母親的寢室面前的時候，在映着窗子上的幽微的燈光裏，她望見她的母親還在撐着疲倦的身子替人家做針線哩！這時，她忍不住要哭泣了，從哽咽的喉間激出了一些低微悲痛的聲音：

『苦命的娘哪！你自己保重你的身體吧！……』

東方的天際襲來怒吼的狂風，夜色蒼茫的江上澎湃着無際的波濤，這時，一葉扁舟的孤帆顛簸在怒浪的起伏中，像離弦的箭一般迅速地駛着冒險的航程。

阿素兀坐在船的中央；船顛簸得這樣厲害，隨時都潛伏着覆沒的危險。可是，她並不恐怖，她寧靜地憧憬着她未來的人生，一些有秩序的思想不斷地反映在她的意識上，她覺得當前的經驗就象徵着她日後的一切：澎湃的狂瀾顯示着現社會的振盪不寧，而冒險行駛的扁舟正似她自己的奮勇前進，扁舟的飄搖無定，自然也就是預兆她前途的遭逢了。

因為航程的關係，船還沿着江岸駛進，沒有一直衝向大江的中心，岸上成行的樹林，疎落的農家集鎮，從依稀的目光中猶隱約地映上她的眼簾。

突然，沿江的去處現出一點擺動的光亮，好像一顆從天上掉下的隕星。當她辨認了光亮的動向，她立即明白了一切，而且，也想像到在光亮後面正在悲痛得發狂似的父親；他的心兒禁不住突然地跳動了。

『阿素，歸來吧！』

「阿素，你忍心拋棄你年老的雙親嗎？」

「歸來吧，阿素！」

這悽慘的呼號，顯見是她父親的聲音。

船仍沿着江岸駛進，岸上的燈光飛也似地跟隨着，呼喊的聲音斷續地從燈光的流動處，浪濤的喧聲裏傳來。

拚命的叫喊，她父親的呼號，漸漸地聲嘶力竭了！

現在，一層層回憶的波浪開始激盪她的心坎，她再不能像一霎以前那樣若無其事的鎮靜了，尤其當她想起往年病裏的情節：在她病裏，一個清清的早晨，她的母親悄悄地走到她的床前，握起她的手，再撫撫她的額角，怡快地說：『好了，素兒身上的熱勢已退淨了！』回頭她又笑着說：『爲了孩子，不知費了我們老夫妻倆多少的心血；可是我倆衰老龍鍾了，素兒也能這樣奉侍我們嗎？我只怕「燕子啣泥空費力」呢！』從這裏，她能更深切地想像到她父母此時的情況，於是，她那顆小小的心靈像被萬枝流矢穿射着！

這時，船竟掉轉方向對着江心駛去，岸上的燈光，江上的扁舟，各自迅速地消失在水平線的兩

邊了。

~~~~~  
從軍  
~~~~~

生活的艱難和苦悶，現在，降臨在她的身上了！

自從阿素出亡到現在，已經整整地一年了，在這一年中，經驗告訴着她實踏的困難決不是和想像一般容易的：她努力着反帝的運動，而反帝運動被取締了；她聲嘶力竭地叫喊着民族解放的口號，而民族解放似乎已成了歷史上的陳跡，根本就沒有許多人來注意到這個問題。雖則，她總是不斷地努力，但她終究是一事無成，只增加了些痛苦的打擊！

在工人的隊伍裏，她做過她的工作；但竟因此屢屢遭了廠主們的嫉恨，無條件地把她開除了，而且，還來個驅逐出境哩！他們唯一的理由是：『我們的工人都是善良的，誰也不願顧問國家大事，請不要在這裏白操了心，到別的需要你們的地方去吧！』

『我們的工人是善良的，誰也不願顧問國家大事！』這是什麼話？廠主們真太聰明了，因為，他們惟恐妨害了他們的利益！依照着他們的邏輯：那麼，顧問國家大事的工人就是罪惡的匪類，不可寬貸的害羣之馬了！天生工人們就只爲了他們的利益：替他們做工，替他們多賺錢，那是工人們的

責任，此外，再不應該顧問什麼了——這又是他們的邏輯的另一面。在他們，賺錢就是終極的目的，比亡族滅種的問題還嚴重千倍萬倍呢！

工人們自然不和廠主們同樣見地；但，靠着職業勞動維持生活的他們，怎敢違背廠主們的意志？廠主們握着他們的生命線，要是你反抗了他，那他立即會使你陷於饑寒的絕境中；於是，這些奴隸們只有聽着無上權威的主人左右着他們的傾向了！

在學生羣衆中，她也碰着了他們的釘子：學生們自然知道拯救自己的民族的，不待你向他囑嚇。但，由他們看來，知識階級好像理應和愚魯的大衆劃分一個界限的；他們自命爲民衆運動的領導者，不停地唱着動聽的高調，實際上，却縮在大衆營陣的後面戰抖着。如果，你看不過他們，竟向着他們喊出『來，大家一齊向前來！』的口號，那麼，他們一定會退後幾步命令着你：『前進呀！莫要後退，前進呀……』

農民們呢？可憐的中國的農民們，他本就不大瞭解什麼是「民族」，什麼是「帝國主義」，你怎能叫他來解放民族，反對帝國主義呢？而且，求生的艱苦已使他們應付得力倦精疲了，那再有餘閒來跟着你努力這些在他們看來是無關切身的嗎？

她到處都失望了，一年中間的奮鬥，就這樣一無所成。而且，生活的無法維持更使她憂慮着自己的前途：她從家裏出亡了，現在，自然再不願意埋着頭跑回去，但不回去，她今後又可以幹些什麼呢？不要說民族解放運動和反帝運動了，就連自己吃飯的地方也不易找到啦！

靠着她幾個熱心朋友的幫助，她失業後的幾個月來，總算能勉強過活；住着每月租金一元的房子，穿幾件破爛的棉衣，每天還可以弄些大餅充饑。但，這樣的生活終究也不是長久之計，不幸，幫助她的幾位朋友中有的也失了業，於是，她隨時都要挨着饑寒了！

找職業吧？比登天還難！討飯吧？人都會向你說：『年紀青青，為什麼不找些事做沒出息的懶東西，誰可憐你！』她真急得一些辦法也沒有，只有懷恨自己的沒有能力！

在真真無可奈何的時候，她也曾提着籃子，帶了破布和針線，跟着「縫窮」的老媽子替人家補補破爛的舊衣；但是，像她這樣年青的女孩子做這樣的事情，才容易招惹人家的笑話呢——因為，人們對於「縫窮」的女人本來就看做和賣淫的婦女一般的。她不能忍受這種恥辱，當那種無賴的男子故意用手觸着她的乳峯，臉龐或臀部的時候，她好像被人用強暴的手段奪去了她那處女的尊嚴一般忿怒難抑。於是，她只好馬上又放棄了這種事業。

艱苦的生活最容易引起一個人的無聊的悔恨來，她自然也不能例外：雖說她的家庭是這樣貧苦，但一家三口總還能維持勉強的溫飽；誠然，她的家庭是這樣寂寞，但父母對於女兒的憐惜，女兒對於父母的摯愛，也能給你一些慰藉的因素呢。現在，她自己努力的結果竟什麼都沒有了：犧牲了家庭的幸福，創痛了父母的心，自己竟也陷入了絕望的境地——想到這裏，她忍不住哭泣了！

「不要這樣悲痛，阿素，我們的前途不會就是這樣的！」她的朋友秀珍無可奈何地安慰她。

秀珍是她同在一起最長久，而且，也是對她最熱心的朋友。她真是個可憐的女孩子，自幼就死了爸媽，從七歲起，就靠她自己在絲廠裏做工維持生活的，今年已經二十二歲了；因為她身世的淒涼，她對於她自己的人生老是過分悲觀的。這次，她也因病失業，和阿素住在一起。她維持生活，就靠着她的未婚的丈夫每月寄來的七塊錢；其實這七塊錢不特維持她自己的生活，還得維持阿素的生活。她對於阿素確是十分同情而且友愛的，在阿素每次絕望的悲痛中，她常常用她所有的熱情來慰勉她。

「唉，秀，社會如此，人情如此，我是再沒有什麼可以希望的事了！」阿素含悲帶恨地說。